



Historical & Psychological

【心理传记学译丛】

主编 罗凤礼 萧延中

T H E
P S Y C H O P A T H I C
G O D
A D O L F H I T L E R

希特勒的世界 一部心理传记

【美】罗伯特·G.L. 韦特 著 贾宇琰 译



CCIP

China

THE
PSYCHOPATHIC
GOD
ADOLF HITLER

希特勒的世界

一部心理传记

【美】罗伯特·G.L. 韦特 著 贾宇琰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he Psychopathic God; Adolph Hitler

By Robert G. L. Wait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 Capo Pres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特勒的世界：一部心理传记 / (美) 罗伯特·G. L. 韦特著；贾宇琰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12

书名原文：The Psychopathic God; Adolph Hitler

ISBN 978-7-5117-3340-5

I. ①希…

II. ①罗… ②贾…

III. ①希特勒 (Hitler, Adolf 1889 -1945) -心理学 -研究

IV. ①K835. 167 =5 ②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0333 号

希特勒的世界：一部心理传记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王琳

责任印制：刘慧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真：(010) 66515838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环球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620千字

印张：40.75

版次：2017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98.00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希特勒欣赏的艺术家弗兰茨·冯·施图克作品中最吸引他的主题



感性 (Sensuality)



塞壬 (The Siren,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女妖, 坐在海岛上用诱惑的歌声引诱过往的船员, 导致其投身海中丧命)



追寻 (Pursuit)



堕落 (Depravity)



邪恶的良心 (Evil Conscience)



罪恶 (Sin)

早年的希特勒



婴儿时期的希特勒



希特勒 16 岁时同学为他画的素描

希特勒的父亲



阿洛伊斯·希特勒，约 1890 年

希特勒的母亲



克拉拉·珀策尔·希特勒，约 1895 年

弗兰茨·冯·施图克绘制的美杜莎头像。“瞧，那些眼睛！那是我母亲的眼睛。”

（关于这幅画对希特勒的意义，参见第 6—7 页、第 157 页）



希特勒生命中的女人



斯蒂芬妮，希特勒的偶像——他从未体会的“伟大之爱”

希特勒生命中的女人



吉莉·劳巴尔，希特勒的外甥女——
“我可能娶的唯一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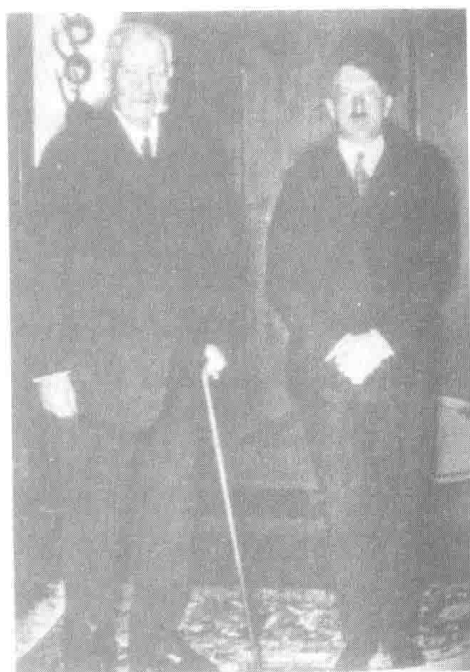


爱娃·布劳恩——希特勒最终娶的女子

元首的形象



掌权之前的元首希特勒，1932年



总理希特勒与首相冯·兴登堡，
1933年

元首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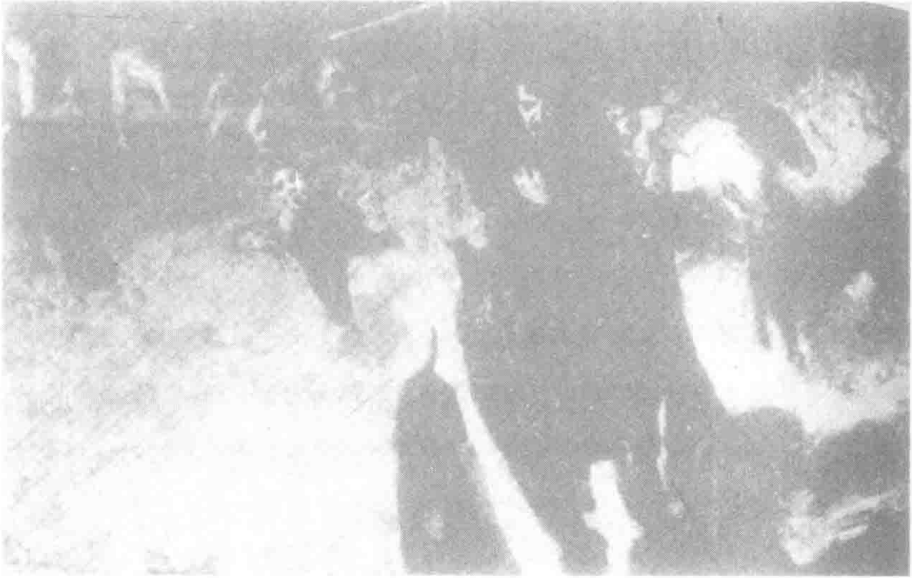


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他的山间城堡附近



身为瓦格纳式英雄的希特勒，1938年官方的元首肖像

元首的形象



弗兰茨·冯·施图克的作品《狩猎》(Die Wilde Jagd)，绘于1889年，希特勒正好在那年出生。希特勒崇拜施图克，熟悉这幅作品，并且可能已将自身与作品中作为毁灭之神的沃坦画像相认同



巴黎的征服者



1944年，最后一幅官方肖像。作为宣传海报，肖像的下面写着：“希特勒就是胜利。”

总序：在明澈“冰山”之下的幽暗底层

萧延中

生命的河流可以因一个人的性格而改道。如果米提亚底斯在马拉松逃跑，查理·马特在普瓦提埃逃跑，西方文明可能会与今不同。而如果基督在彼拉多面前否定了自己的教理，一切也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S. 弗洛伊德

历史之谜——不在理智之中，而在愿望之中；不在劳动之中，而在爱情之内。

——N. 布朗

一、缘何想起要编译这样一套丛书？

如果说到这一“译丛”的缘起，那么，就难免回忆起上个世纪80年代的往事。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的《未刊稿》中，读到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鲁迅心理结构的文章，瞬间被大大地震惊了。“伟大的鲁迅”居然还存在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自此以后，在泛泛的阅读中发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均有其“童年丧父”的相似经历。后来又接触到梁漱溟因其父梁巨川自杀而致使其人生发生重大转折，以及洪秀全、康有为分别“大病生幻”造就其思想、事业的案例。这引发了我的好奇心。“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偶然性’这样的说辞能够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吗？”于是，在“好奇心”引领下，一方面，我对弗洛伊德的学说越来越感兴趣，另一方面，也经常性地观察那些著名人物的童年时期。后来才知

道，其实诸如孔子、孟子、秦始皇、汉武帝、曹操、诸葛亮、成吉思汗、范仲淹、欧阳修、岳飞、康有为、孙中山、冼星海、茅盾、傅雷、亚里士多德、但丁、哥白尼、达·芬奇、彼得大帝、牛顿、门捷列夫、巴赫、马丁·路德、华盛顿、亚当·斯密、乔治·桑、拜伦、毛姆、尼采、安徒生、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列宁、斯大林、高尔基、甘地、卓别林、松下幸之助、川端康成、曼德拉、希特勒等等中外著名人物，其早年经历也都呈现相同的轨迹。^①

后来在“西方史学理论”的课程中，我知道了“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②这一流派。在读书的过程中按图索骥，在著述的注释中发现了不少关于著名人物心理传记的著述目录，不是一两本、几十篇，而是很多很多。为了更全面和更准确地掌握有关知识，我又托朋友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的罗凤礼研究员，他毕业于北大西语系，是中国大陆“心理史学”研究领域里的资深专家，那时已发表和翻译了大量的专业论文和系统著作。罗凤礼研究员对我这个门外汉不嫌不弃，不仅耐心讲解，还借给我他私人藏书中的英文原著，有的还是他出国访问时带回来的复印件。罗老当时感叹，虽然关于“心理史学”介绍性的著述不算少，但系统的译介工作则并未展开，这必然会诱导学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了避免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危险，在罗老的指点和支持下，我们就开始准备引进并翻译这套《心理传记学译丛》。

开始，译稿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其中书籍有改译的，有重译的，甚至还有更换译者的，其他麻烦也曾发生；后来又因为忙别的教研项目，疏忽了这一选题。总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事拖多年。最后，在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极力支持下，《译丛》终得问世。这套《译丛》具体包括：埃里克森：《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罗伯特·塔克：《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一项历史与人格的研究》；埃里克森：《青年路德：一项心理与历史的研究》；沃尔特·兰格：《希特勒的心态：美国战时秘密报告》；布兰察德：

^① 参见屠雨迅：《“五四”领袖们早年丧父给我们的启示》，opinion.people.com.cn/GB/1036/9234297.html，2009-8-14。

^② “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不是指讲述心理学自身发展过程的“心理学史”（Psychological History），二者分属不同的研究领域。

《卢梭与反叛精神：一项心理学的研究》；费德·怀特：《心理变态的“上帝”：阿道夫·希特勒》；斯特罗齐尔、奥弗：《心理史学视野下的领袖们》；托马斯·库特：《威廉二世与德国人》；格德温：《约翰逊与美国梦》等。

面对这一系列译著，主编、译者和责任编辑之多年的“心智历练”，似乎也可以随之逐渐冰释了。

二、“心理传记学”是什么？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虽然谈不上十分陌生，但也只能说它处于人们认知视域的边缘之上。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弗洛伊德众多著作的热传，以这一学说为其基础理论的“心理传记学”，也开始逐渐被介绍到中国，但其范围似乎更多地被限定在史学理论的专门领域内，以至于对于其他学科乃至一般读者来说，“心理传记学”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它与“一般人物传记”有何性质上的区别，这一研究方式的优势和困难又都是些什么，这些问题并非十分清晰。

事实上，我们的确很难把“心理传记学”归类于某个具体学科，甚至可以说，它本身从来就不是一个学科，而是同时涉及多个研究领域，至少包括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搭上了哲学的边缘。例如，在历史学中，学者们把它看成“历史学”旗下的一个偏门“心理史学”中的“人物分析”；在政治学中，学者们把它看成是“政治学”的二级学科“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中涉及“政治家”的相关部分；而在文学的角度上，“心理传记学”的含义更加模糊，因为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大量人物心理描写，不能算是“心理传记学”。总之，这一研究领域是一个典型的学科交汇点，处于由于没有中心而又层叠边缘的“几不是又都要管”的“独特”地带，因此，无论它多么地想“独立”发展，但却始终也构不成一个学科。当然，我们说“心理传记学”不是一个学科，并不意味着它自身没有严格的研究规范，反之，相对于其他较成熟的学科来说，人们对“心理传记学”研究规范的关注和要求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不是更加宽容而是相当

苛刻。面对人们已习以为常的知识分类系统，“心理传记学”的位置的确显得很尴尬。就像先前犹太民族是一个世界上罕见的没有自己独立领土的共同体，这种独特的“存在”必然地与独特的“精神”联系在一起一样，如果不是如此地坚守由犹太人弗洛伊德所创立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各种“精神分析”学说的指导，那么，“心理传记学”不就早就“应当”被其他学科所同化了吗？在这里，我们想要说和所能说的只是：正是“精神分析”学说透视的深刻性，造就和成全了“心理传记学”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或许也正是在这种“不伦不类”的挤压窘境中，孕育和隐藏着“心理传记学”不容忽视的内在魅力。

按美国学界的分类惯例，“心理传记学”被归类于“心理史学”两个脉络中的一支。其中一支，是侧重于个体人物精神分析的“心理传记学”；而另一支，则是侧重于族群整体精神风貌研究的“心态史学”（history of mentalities）。^①在学理构成和理论渊源方面，这两个分支有着不同的“基因”和“血缘”。前者主要发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以此作为主导性的分析工具，并由于“二战”期间大量欧洲学者到美国寻求避难而在美国形成了广泛影响；后者则主要继承法国悠久的史学传统，“研究的是历史上社会群众（或其中的一个部分或集团）所共有的观念和意识，这种观念和意识在民间世代相沿，一般不因政权更迭而发生变化，因此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精神文化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中最具相对稳定性的部分。”^②中国大陆学界似乎也跟随这一分类。我们虽然认为不应当把“心理传记学”仅仅限制在历史学科，它在政治学和文学等领域的研究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总体而言，学界的一般性判断惯例也大体上是可接受的。在这里，理解“心理传记学”的透视视角和

^① “psycho”和“mental”这两个词根分属不同的词源系统。我们一般把前者理解为“心理”，而把后者理解为“精神”。参见周兵：《心理与心态——论西方心理历史学两大主要流派》，载《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② J. 勒高夫、P. 诺拉、R. 夏蒂埃、J. 勒韦尔主编：《新史学》，姚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罗凤礼：《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